

美国欲“组团”向伊朗强硬施压

■傅波

近期，在伊朗核问题博弈进入白热化阶段的背景下，美国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对伊朗施压力度，英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示强举动，美国也扬言与盟友组建“护航军事联盟”，美国及其盟友的相关做法引发外界广泛质疑。



“邓肯”号导弹驱逐舰

美国及其盟友强力施压

7月4日，直布罗陀在英国海军协助下，以违反欧盟制裁法令向叙利亚运送原油为由，扣押运输伊朗原油的“格蕾丝一号”油轮。英国媒体7月10日报道称，5艘伊朗小型舰艇在波斯湾接近当时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英国传统”号油轮，要求该油轮改变航线并在附近的伊朗海域停船。为油轮护航的英国皇家海军“蒙特罗斯”号护卫舰发出出口警告后，伊朗舰艇撤退离开。7月12日，英国国防部宣布，英国皇家海军“邓肯”号驱逐舰在完成波罗的海地区北约军演任务后，几日内将开赴海湾地区，与美国皇家海军“蒙特罗斯”号护卫舰以及美国海湾地区盟国一起执行任务。据英国媒体报道，“邓肯”号驱逐舰原计划取代“蒙特罗斯”号护卫舰，但现在这两艘军舰将并肩工作一段时期。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7月9日报道称，在视察装备F-35战斗机的空军基地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批评伊朗日前突破浓缩铀丰度上限的做法“非常危险”。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的F-35战机“可以飞抵中东任何地方，当然也包括伊朗”。

美国近期则以“波斯湾地区航运安全堪忧”为由，鼓噪与盟友成立“护航

军事联盟”。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近日表示，美国希望在未来几周与盟国组建军事联盟，为通过伊朗和也门毗邻水域，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的盟国商船“护航”。邓福德称，美军在护航计划中将主要扮演指挥角色，巡逻和护航工作由别国海军承担。护航计划的规模可大可小，主要取决于参与国家数量。迄今为止，美国已邀请英国、法国、韩国、日本等盟友参与“护航军事联盟”。

饱受外界质疑

对于美国及其盟友近期的施压举措，伊朗、美国部分盟友甚至美国国内均提出反对和质疑。

针对美国指使直布罗陀扣押载伊朗原油油轮的做法，伊朗多次向英国表示抗议，谴责英国的扣押行径形同“强盗”，警告英国勿玩“危险游戏”，要求英国尽快释放扣押的油轮。在伊朗的不断施压下，英国外交大臣亨特7月13日表示，如果英国“在直布罗陀法庭按照正当程序得到这些原油不会被运往叙利亚的保证，英国愿为释放被扣押油轮提供便利”。针对英美关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试图“骚扰和妨碍”英国油轮的指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回击称，伊朗舰艇在波斯湾海域未与任何外国船只对抗。

针对以色列的战争威胁，伊朗国防部长哈塔米7月12日表示，内塔尼亚胡对伊朗所发出的威胁“完全是一种最无耻的言论”，如果以色列胆敢侵犯伊朗主权，必将遭到伊朗果断和碾压式的反击。

针对美国建立“护航军事联盟”的提议，多数盟友和外国媒体颇有微词。英国媒体指出，美国卖力吆喝，自己不愿出钱出力，只想当后方指挥的“大佬”，如今把英国推到对抗伊朗的前线，迫使英国商船油轮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美国是在用“坑队友”。一名法国官员对法新社直言不讳地表示，“法国正寻求局势降温，增派军事力量似乎没有用处”。韩国《中央日报》评论称，美国建立“护航军事联盟”的提议是在向盟友派发“保护费缴纳单”，因为特朗普曾在6月抱怨道，“为什么美国要无偿为其他国家保护油轮”。日本共同社指出，虽然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日本能源供应至关重要的海峡，但实际上基于现行法律，自卫队参加“护航军事联盟”的门槛很高。

美国媒体认为，由于美国与欧洲和海湾国家早在2004年就组建了主要负责海湾地区海上航行安全的152联合特遣舰队，且该机制目前仍在运行中，因此美国此时提出建立“护航军事联盟”令人疑惑。美国智库战略与预算评

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布莱恩·克拉克认为，美国这种“老调重弹”的做法更多是出于政治目的。美国《真实防务》网站刊文预测，美国此前提出的中东版北约“中东战略联盟”推行不顺，“护航军事联盟”未来也可能很难顺利推进。

冲突风险或进一步上升

从当前情况看，在美国的大力支持和怂恿下，部分美国盟友已从幕后走到前台，从美伊博弈的“观望者”变身为协美抗伊的“参与者”。美国及其盟友当前寄希望于通过加大施压力度，逼迫伊朗在核问题及其他议题上向西方屈服，但这些西方国家可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美国等国对伊朗奉行极限制压是伊朗核问题当前出现危机的根源，伊朗核问题未来也可能在美国等国施压力度加大后得到有效解决。应该说，英国、以色列等国为美国“站台”的做法，不仅助长了美国对伊朗的嚣张气焰，而且让本就扑朔迷离的伊朗核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无助于波斯湾局势朝和平方向发展。

出于对美伊爆发战争的担忧，民主党占多数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近日在《2020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增加了限制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条款，要求美国白宫必须经美国国会批准后方可对伊动武。但伊朗核问题的解决不取决于美国国会给特朗普政府上的“紧箍咒”，而是取决于美国能否真正认识伊朗核问题危机加剧的根源，并以足够的诚意和具体的行动降低美伊之间的对抗程度，通过和平手段寻求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正确道路。



F-35A 隐形战斗机

韩增购隐形战机，朝警告局势滑坡

■杜朝平

继2014年签约采购40架美制F-35A隐形战斗机(今年3月首批2架交付)后，韩国日前公布增购F-35A隐形战机和“全球鹰”无人侦察机。此举招致朝鲜强烈不满，称韩国的做法挑战了朝韩军事协议，使半岛局势滑向军事紧张边缘，将迫使朝鲜采取回应措施。在朝韩和朝美关系出现改善的情况下，韩国增购F-35A隐形战机，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均无益于半岛稳定。

增购20架F-35A

据韩联社报道，7月2日，韩国国会国防委员会安圭伯对外公开从美国继续引进F-35A隐形战斗机和RQ-4“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的计划。其中，增购F-35A隐形战斗机的数量为20架。这是韩国第二次采购美国隐形战斗机，第一次是2014年时采购40架F-35A，其中首批两架已于今年3月服役。

2014年，韩国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合同，采购40架F-35A隐形战斗机。2018年3月，韩军首架F-35A在得克萨斯州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工厂下线，同期韩军飞行员进驻亚利桑那州卢克基地进行训练。今年3月22日，韩军2架F-35A从卢克基地出发，经停夏威夷于3月29日回到韩国清州空军基地。韩国成为继以色列和日本之后亚洲第三个拥有F-35A的国家。韩国今年还将接收8架，到2021年完成40架列装。

不利于半岛局势发展

F-35是美国第四代隐形多用途战斗机，主要用于空中支援和制空作战。韩国当初采购F-35A隐形战斗机，瞄准的就是半岛紧张的局势。自去年3月以来半岛局势在一年多间发生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朝韩首脑七度会晤，双边关系迅速转暖，朝美领导人迄今也进行3次面对面会谈，尽管朝韩

问题一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但半岛总体局势较之前已经大幅改观。韩国在此背景下继续购买F-35A隐形战斗机，自然遭到朝鲜方面的严重不满和警告。

在今年3月韩军首批2架F-35A飞回国内之时，朝鲜就批评韩国引进隐形战斗机的行为，警告韩方做法可能破坏朝韩军事关系的改善。针对韩国日前增购F-35A的决定，朝鲜更是予以猛烈抨击。

朝中社7月11日播发朝鲜外务省美国研究所政策研究室室长发表的谈话，指责韩方引进这种“看不见的杀人武器”，目的就是在本地区确保对周边国家的军事优势。韩国的做法正面挑战了明确确定全面停止针对对方增强武力行为的《板门店宣言》军事领域履行协议》，是致使朝鲜半岛局势滑向军事紧张边缘的危险行径。谈话指出，韩方在“一个劲儿地大谈北南和解与合作”的同时，仍在购买美国武器，如韩方不能摆脱对外来势力的依附，那么北南关系的前景就毫无希望。针对韩方举动，“朝鲜也不得不进行特殊武器的开发与试验，以彻底摧毁这些‘杀人武器’”。

韩国增购F-35A隐形战机，无益于当前走向缓和的半岛局势。这也反映了韩美对朝两面手法，军事威慑从来都没有减弱。尽管朝鲜发表了措词严厉的谈话，但目前没有采取过激做法。半岛和平与稳定需要所有相关国家共同努力。



伊尔-76运输机

俄空降兵克里米亚演习展示强国力量

■翟东靖

俄罗斯空降兵部队7月11日在克里米亚半岛举行大规模演习，共2400余名空降兵参演。俄国防部称，新俄罗斯斯克空降突击团乘坐40架伊尔-76军用运输机机动至克里米亚，并在600米至900米高度进行空降，迅速占领并开辟野战机场，协助参加此次演习的伊尔-76运输机完成降落，完成占领敌人军事目标和歼灭非法武装分子的任务。

此次演习中，空降兵同时空降至克里米亚半岛的两个靶场，靶场之间距离较近，均位于海岸线附近，实施空降的难度较大。此次空降采取在最小间距条件下以两个平行编队低空空投的新战术动作，大幅压缩空降时间，极

大提升了作战效率。

此次演习动用的兵力兵器数量为近年来罕见，除运输机编队外，俄军派出苏-27战斗机分队、A-50U空中预警机和伊尔-22-SURT电子侦察机为其护航，展示出灵活机动的大机群编组和调度能力。特别是伊尔-22-SURT电子侦察机，作为伊尔-22M“斑马”电子侦察干扰机的改进型号，具有强大的信号干扰和电子情报搜集能力，引起各方密切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空降兵演习的同时，黑海海域正举行“海上微风-2019”联合演习。此次演习由美国和乌克兰共同主导，包括北约14国在内的19个国家参与，参演人数达3000

人，出动了24架飞机和32艘舰船。

“海上微风-2019”联合演习的地点位于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州、赫尔松州和尼古拉耶夫州，距离克里米亚半岛较近。而俄空降兵的集结登机地点位于黑海边的克拉斯拉诺达尔边疆区，邻近与美乌等国联合军演的海域。此次演习中，俄军动用40架伊尔-76军用运输机快速机动至克里米亚，展现出俄军强大的远程投送能力。俄罗斯通过此次空降演习及黑海跨军种演习展现了强大军事实力，向北约表明了其对克里米亚的实际控制能力，一旦当地发生冲突事件甚至是战争行动，俄军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援助克里米亚。

土塞油气之争愈演愈烈

■王宇

自今年3月以来，土耳其接连向地中海塞浦路斯附近海域派遣两艘钻探船，用以勘探并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引发土塞两国关于主权及海洋权益的严重纠纷。7月8日，欧盟抨击土耳其“升级紧张局势”的行为，对塞浦路斯予以外交声援。7月9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对局势“持续深切关切”，并敦促土方停止此类活动。土耳其外交部7月10日则驳斥相关指责，表示将继续进行油气开采。

纠纷旷日持久

近年来，地中海东部发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土耳其和塞浦路斯都对资源开采展现出浓厚兴趣，由此引发一系列纠纷，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塞浦路斯曾是英国殖民地，上世纪60年代独立，但占据人口多数的希腊族与居于少数的土耳其族长期冲突。1974年7月，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中的希腊族军官策动军事政变，企图推进塞希合并运动。土耳其以保护当地土耳其族居民为由出兵干预，并控制塞浦路斯北部约占全岛1/3的区域。1983年，土耳其族在塞北部宣布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成为事实上的“政治实体”，但目前仅得到土耳其的外交承认。塞浦路斯岛两个政权并立的现状直接导致油气纷争的复杂性。

土耳其今年2月宣布开采计划，5月再次披露方案细节，并于6月先后派出“法提赫”号和“亚武兹”号钻探船前往

争议海域实施作业。塞浦路斯对此强烈抗议，指责土耳其的开采行为侵犯塞浦路斯的海洋专属经济区。土耳其则一直坚称开采行动以“合法权利”为依据，严格遵守国际法，强调是在己方大陆架范围内从事勘探和开采活动，且相关活动也得到“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许可。

除外交辞令上的交锋外，双方还相互“过招”，试探彼此底线。塞浦路斯曾在争议海域从事钻探活动的“法提赫”号钻探船船员发出逮捕令，局势一度滑向冲突的边缘。土耳其曾在开采计划公布后，出动多艘海军舰艇，同时在黑海、爱琴海和东地中海三个海域举行代号为“蓝色家园”的大规模海上联演，通过展示军力的途径表明立场，形成威慑。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曾表示，土耳其将“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保护本国在地中海及爱琴海等地的利益。

入盟之路坎坷

随着土塞油气纠纷持续，一些政治人士分析预测，土耳其同西方的关系将更加趋紧，加入欧盟也将面临更大困难。由于塞浦路斯是欧盟成员国，其主权及海洋权益得到欧盟支持，再加之塞浦路斯已与埃尼公司、道达尔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等多家能源巨头签订地中海海域的勘探和开采协议，经济上也与西方紧密捆绑。更重要的是，塞浦路斯不断向欧盟进行“政治施压”，声称若欧盟

在油气钻探问题上不对土耳其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将动用否决权，阻拦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塞尔维亚、黑山和波黑等国加入欧盟的进程，从而影响欧盟的政治运转。

目前，欧盟及其多个成员国表达了对塞浦路斯的支持，并敦促土耳其放弃在地中海东部的油气勘探和开采计划。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7月8日表示，欧盟将“充分团结”塞浦路斯，敦促土耳其停止对土欧关系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举动，遵守国际法，尊重塞浦路斯主权。欧盟计划暂停与土耳其的航空运输协议的谈判，结束与土耳其就关税联盟升级和土耳其公民赴欧盟免签的磋商，削减对土耳其的2020年援助规模，要求欧洲投资银行重新对土耳其的贷款。

早在1987年，土耳其就申请加入作为欧盟前身的欧洲共同体，1999年获得候选国资格，2005年启动入盟谈判，但谈判过程阻碍重重。土耳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而欧盟大多数成员国都是基督教国家，历史上民族宗教的冲突使欧洲对土耳其抱有相当程度的“不信任感”。拥有8000万人口的土耳其也将撼动其他欧盟几大主体成员国的地位，分割其决策权。土耳其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后因采取大规模肃清行动并进行修宪公投，引发欧盟国家对土耳其漠视人权和公民自由、干预司法的强烈批评。2018年，土耳其总统选举之后，该国政体从议会制改为总统制，土欧关系进一步恶化。